



禮記卷第三

吳興後學前谿陳友仁君復

編

醫師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註疏醫師衆醫之長諸醫皆在此者如食醫和飲食膳羞故設在飲食之間也 雜說或曰醫師職固不可廢

又有獸醫等五官皆醫事也豈不冗官哉殊不知執技

以事上皆世守也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古人謹疾

如此而欲以一人兼二三之職其能精乎曰食醫調王

之飲食不當兼治萬民之疾病傷醫察外證不當兼內

證獸醫既已兼治病瘍不當又治人 官制曰醫師漢

少府本朝御藥院

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邪之有疾病者死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疔疔音羊後借此

疏曰醫師掌衆醫故掌其政令

王氏曰毒藥若五毒

五藥聚之所以共衆醫之用

劉氏曰藥有州土之宜

採取之候治煉之方攻療之制悉預知之然後可以共

醫事也

注疏疾輕而病重疾甚曰病疔頭瘍亦謂疔

也身傷曰瘍分之者醫各有能

王氏曰凡人以血氣

為營衛氣壅遏而不通則有疾病血凝結而不流則為

疔瘍疾病則使疾醫治之疔疔勿則使瘍醫治之

程氏曰歲終摠攷計之摠所治愈不愈之狀而制其

祿分為五等之差十全為上非謂十人皆愈為上若十

人不幸皆死者則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

則為上 王氏曰籩廩稱事然後能者勸不能者勉

雜說不曰祿而曰食者廩之而已不假之以名器也

食醫

中士二人

雜說食醫專和王食 王氏曰易之願君子以節飲食

蓋疾病之起本於氣體之不和始於飲食之不節蓋飲

食人之本也本得其養無物不長本失其養無物不消

於無事之時而順適之有道疾病何自至哉此食醫所以設也

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
春時羹齊
夏時醢齊
秋時飲齊
冬時丸和
春多酸
夏多苦
秋多辛
冬多鹹
調以滑甘
凡會膳食之宜
牛宜稌
羊宜黍
豕宜稷
犬宜粱
鴈宜麥
魚宜苽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馬

六食音嗣齊才細反和胡附反
稌音杜苽音孤放甫姓反

氏曰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膳夫所以饋王者調和其味使厚薄多寡各適其節焉春為陽中而其氣溫而食齊
秋為陰中而其氣涼而醬齊
夏為陽盛而其氣熱而羹齊
冬為陰中而其氣寒而飲齊
凡飲宜

宜涼也冬為陰盛而其氣寒而飲齊
凡飲宜寒也春多酸者東方木味酸屬春夏多苦者南方火味苦屬夏秋多辛者西方金味辛屬秋冬多鹹者北方水味鹹屬冬故四時調和所食四味本味多於餘味一分中央土味甘屬季夏金木水火殊土不載於五行土為尊於五味甘為上故甘總調和四味滑者通利往來亦所以調和四味故云調以滑甘
牛味甘平稻味苦而又溫羊味甘熱黍味苦溫豕味酸牝豬味苦稷米味甘三者甘苦相成大味酸而溫
粱米味甘而微寒鴈味甘平大麥味酸而溫小麥味甘微

寒二者氣味相成魚味寒魚族甚多寒熱酸苦
兼有而云宜菘或同是水物相宜此所以牛宜
豨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菘也君
子謂大夫已上放猶依也上六食六飲據共王
不通放下凡食春多酸已下至魚宜菘已上齊
和相成之事雖以王為主大夫已上之君子亦
得以依放之自宜寒也止放之係愚補如獲舊
文醬字與衛生之道則盡矣一句相續愚補當
廢後之君子宜留心焉

衛生之道則盡矣 黃氏曰九齊所賦和所多會
節王之欲可謂備矣是故王心常清不為物所淫王
常寧不為物所傷然後能以禮義節人之欲焉

疾醫

中士八人

雜說疾醫專治內證

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癘首疾夏時有
痒疥疾秋時有癘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
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
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
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痲音消痺以掌反齊音介嗽
西豆反上時掌反竅九不反

王氏曰善醫者審其源貴乎養之為本養之使其形氣
和平而無過不及之偏也夫陰陽判而為五行五行運
而為四時或為寒暑或為溫清資其氣以生者孰不為
之感動哉善攝生者消息盈虛與時偕行故邪氣不能
以襲之不然客邪輒蹈其舍則疾病交作四時所以皆
有癘疾也癘疾者氣爭癘而不和之謂 王介甫曰素
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夏傷於暑秋必痲瘧方冬時
陽為主於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為內
主然後寒動而搏陽故有痲首之疾瘧酸瘧也方夏之
時陰為主於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為
內主然後暑動而搏陰為瘧寒之疾 王氏曰亦生於

皮膚夏陽溢於皮膚故有痒疥之疾嗽咳也其原主肺
肺氣屬金而主聲冬陽溢於臟腑則肺動而為嗽上氣
之疾矣 鄭氏曰五味酸苦甘辛鹹五穀麻麥黍稷豆
五藥草木蟲石穀 東萊曰先五味五穀而繼之以五
藥治病以藥醫之下也雖然豈獨醫哉 王氏曰五氣
則五臟所聚之氣心氣熱肝氣溫脾氣和肺氣涼腎氣
寒是也五聲則言語所出之聲宮聲和商聲剛角聲清
徵聲疾羽聲弱是也五色則面貌所發之色木色青火
色赤金色白水色黑土色黃是也望其氣矣又聽其聲
聽其聲矣又觀其色以此三者審其旺相休廢與其相
生相勝而死生可以預知 疏曰兩參之者重審驗之

鄭氏曰九竅陽竅七陰竅二 劉氏曰九竅失其常職
謂之變以五氣失之於中而九竅失之於外故曰兩之
鄭氏曰正臟五肺心肝脾腎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藏
之動謂脉至與不至者曰死老者曰終所以治之不
愈之狀也醫師得以制其食且為後治之戒 劉氏曰
聖人之仁所以及於後世者又見於是書矣

瘍醫 瘍音羊

下土八人

鄭氏曰瘍創癰也 雜說瘍醫專治外證

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
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

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血
有瘍者受其藥焉折時設反劑音
胡齊才細反

王介甫曰腫瘍聚而不潰潰瘍潰而不聚金瘍刀創未
必折骨折瘍折骨未必刀傷素問曰上古移精變氣祝
由而已醫之用祝尚矣而瘍尤宜祝後世有以氣封瘍
而徒之者蓋其遺法祝之不勝然後用藥藥之然後劑

劑之然後殺鄭氏曰祝當為注
注者謂附著藥也

鄭氏曰劑刮去膿血殺以藥食其惡肉上病曰療攻治
也五毒五藥之有毒者作之合黃整置石膽丹沙雄黃
碧石磁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鷄羽取之
以注惡瘡肉破骨則盡出 王氏曰五氣即五臟之氣

王介甫曰疾醫以治內為主故先味而後藥瘍醫以治外為主故先藥而後味 王氏曰肉以骨為體骨收則強故以酸收之肉以筋為節筋散而不挛故以辛散之脉所以行血脉熯則和故以鹹熯之氣所以充體氣堅則完故以苦堅之肉緩則不壅故以甘緩之竅利則不滯故以滑利之且腎主骨腎水屬也故欲收肝主筋肝木屬也故欲散心主脉心火屬也故欲熯肺主氣肺金屬也故欲堅脾主肉脾土屬也故欲緩至於竅則以骨為體以肉為包所以通氣也素問曰骨肉滑利可以長久惟滑則無所凝止則竅以水屬也故以滑利為主

獸醫

下士四人

鄭氏曰獸牛馬屬 王氏曰先王愛民以及物雖物之微無不治焉可以為仁之至也

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以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劑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食音嗣

王氏曰疾與瘍同醫賤物也夫獸不能言則病狀難知必灌之以藥使行焉又從而節止之以是而動作其氣因以觀其病之所發而養之則其病可療矣瘍結於外其然為易知故先灌而攻之以刮去其膿血而發其惡

然後藥以療之養以息之食以肥之此療獸瘍之序也
劉氏曰死則計其多少之數以進退其食故醫者憚乎
其退而獸之病者瘍者可愈而無不愈矣

酒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酒正酒官之長 疏曰酒與膳食相將故在此
官制曰以下亦猶漢少府本朝御前供奉官

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
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
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醕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

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凡祭祀以灋共五
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
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
賓客之禮醫醕皆使其士奉之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
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掌
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
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
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之方劔反盎烏浪反緹音
休醫於巳反醕以支反

王氏曰酒正酒官之長故掌政令式其給用之式若米
麵多寡之數法其造釀之法若水火齊量之差酒材則
凡資之以為酒者皆是月令曰乃命大酋秣稻必齊麴

藥必時湛醴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是也
授授酒人使造之 疏曰凡為公酒為公事而作者若
鄉飲酒鄉射之類亦以式法授其材使釀之也

王氏曰五齊用以祭祀非人所飲也每有祭祀其造作
必有量數故曰齊焉祭祀之酒不致其味致其義而已
故曰辨名以名者義之所自出也 鄭氏曰泛者成而

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醴也成而汁滓相將
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鬱白
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

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 王氏曰三
酒以飲務致其實而已故言辨其物事酒酌有事者之

昔酒昔熟而父者也酒生則清熟則醇清酒酒之上
也詩或言祭以清酒或言清酒百壺蓋酒清則為近
故事神接人之際皆以清酒為尚焉 鄭氏曰清謂

之涕者醫內則所謂或以醴為醴凡醴酒釀醴為之
則少清矣漿今之截漿也汪氏曰米也今之粥內則有

黍醴醴飲者之清也 陳氏曰酒正四飲清醫漿
醴而無水醴涼漿人六飲水漿醴涼醫醴而無清水涼

之味薄非酒正所辨酒在飲中非用漿人之法內則無
水涼醫亦以其薄而略之 疏曰五齊已下並與酒人

漿人所作故直云辨其厚薄之齊共之于王則陳設之
所謂饌也后世子共之而已 陳氏曰凡祭祀天地宗

廟社稷諸神皆有五齊三酒 疏曰祭有大小酒有多
少各有常法以共之五齊五尊三酒三尊 鄭氏曰大
祭王服大裘衮冕所祭也中祭王服鷩冕毳冕所祭小
祭王服希冕玄冕所祭 陳氏曰濁莫如五齊而其味
薄清莫如三酒而其味厚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尚質
也有三酒以人養之尚味也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
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齊
酒而皆有貳以備乏少也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
尊副之中祭度用一尊則二尊副之小祭度用一尊則
以一尊副之皆酌而獻所以致事養之用也禮運曰玄
酒在堂醴醖在戶粢醖在堂澄酒在下皆設而弗酌者

也 鄭氏曰三貳再貳一貳者就三酒之尊以益之益之
為尊者質不飲諸臣若今帝滿尊也齊酒不貳以祭不益也
多品 林氏曰八尊所實五齊三酒則無尊以副益
之而其尊所實亦皆有器量謂其
設而弗酌也故有器量無酌數 鄭氏曰酌器所用
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聞禮酒王所致酒也 王介

甫曰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耕以共盛盛后
蠶以為祭服王獻尸后亞裸王親牽牲后薦徹豆籩賓
客則亦主裸獻后亞之王致酒后致飲夫婦相成之義
也 鄭氏曰糟醫醢不涕者也 王氏曰士其下士也
鄭氏曰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 王氏曰燕以
示慈惠取醉而已然當防其過故共其多少之計使之
不節而自戒至尊不可以有司法數拘之故但共其計

而已 鄭氏曰無酌數要以醉為度 王氏曰大宰於
匪頒賜予皆有式法而酒正於酒之賜頒亦有法以行
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是已 鄭氏曰秩酒所秩
者謂老臣王制曰九十日有秩 王氏曰授以書契者
使知所得之數執以取酒也酒正之出出以給用也日
入其成旬計也月入其要月計也入其書於小宰使之
聽之以其執九式之貳當守出納之正止其不如法者
也於酒特謹其出異於餘物先王防患之意可謂微矣
豈特是哉彝有舟以示其沉溺之禍尊有壘以示其浸
淫之患觚言其窮而為孤散言其窮而至於散先王於
用酒每每致戒焉况給用之際乎歲終則會則一歲用

酒之數總計其多寡而入於大宰唯王及后不會雖世
子亦會之所以防荒侈也以酒式誅賞者酒正於授酒
材之初既有給用之式則於造成之後必以式計其贏
不足美惡之數如式者賞不如式者誅

酒人

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注疏奄精氣閉藏者不稱士亦府史之類 王介甫曰
民有是疾先王因擇而用之與蘧條蒙鏐戚施直縛聾
聵司火瞽矇脩声同若以是為刑人則國君不近刑人
而况於王乎若以為刑無罪之人而任之則宜先王之
所不忍也 官制曰後世儒者又疑先王之世猶用奄

人却不知這一項只恐不是天官領也它前皆領於天官則許多人却自有數此所以無可慮 疏曰女酒女曉解作酒者奚給使者女酒與奚爲什長若胥徒也奚三百人造酒湏人多也

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王氏曰酒正酒官之長故於五齊三酒特辨其名物而已酒人則授酒材與酒正而造釀之故曰掌爲五齊三酒世婦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酒人則共其物又奉其事以爲世婦所役也 王介甫曰饗

以訓恭儉爵盈而不飲所以爲禮而已故饗酒謂之禮酒燕以示慈惠燕酒謂之飲酒凡事共酒入于酒府者入于酒正之府也酒正掌辨酒物及厚薄之齊故凡事之用酒必酒正眡焉而後共之祭祀共酒以往則自有奉之者徃待其令而已賓客之陳酒掌客所謂壺四十皆陳之類

雜說成王酒誥渠渠之意止以祭祀爲說其說爲人子者當孝養父母而不敢飲其爲臣者當惟王正事而不敢飲其里居者則以助成王德顯不惟不敢亦不暇其叙所聞則以在昔商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不敢自暇自逸是則君臣子民等皆不當飲惟祭祀賓客方用之

立法如此之嚴正與酒人酒正相為表裏

漿人

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疏漿人掌王六飲飲與酒類故在此

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醢入于酒府共賓客之稍禮
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醢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鄭氏曰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醴清也涼今寒粥
若糗飯雜水也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 王氏
曰六飲大槩煮醢而為之以其味薄而淡則謂之水
鄭氏曰稍禮非殮饗之禮留間王稍所給賓客者漿人
所給亦六飲而已 王氏曰夫人有致飲于賓客之禮

猶豕宰之有所賜予也蓋上下內外小大相成焉禮之
所以立也凡飲共之凡用飲皆共之

凌人

凌力證反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冰室曰凌詩云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
凌陰 林氏曰周官凌人之掌冰上以法天時下以防
人患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饗
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
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秋刷

鑑胡暫反刷所劣反

鄭氏曰正歲夏正也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也

三其凌三倍其冰備消釋也鑑如甄殖偽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春始洽為三月將獻羔而啓冰也醴酒見溫氣亦失味故亦鑑焉夷之言尸也尸之槃曰夷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實冰于槃中置之尸牀之中欲以寒尸也夏暑氣盛王以冰頒賜群臣則主其事刷清也秋涼冰不用亦可以清除其室疏曰左傳昭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夏月西陸朝覲而出之腹三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

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之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三月四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蓄誰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王氏曰藏冰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冰雖以禦暑而亦所以助陰夫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一氣之不至則閉塞而為災一氣之或過則乖戾而為疾善防

患者或養其弱以抗其強故方陰之盛而陽之微也則
鑿冰以達陽或損其有餘以補其不足故方陽之隆而
陰之消也則出冰以禦暑如此則無愆陽無伏陰無閉
塞乖戾之患矣先王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如此

籩人

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注疏竹豆曰籩女籩女之曉籩者其職掌四籩之實是
薦羞之事故在此

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醴蕡白黑形鹽臠鮑魚鱠饋
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加籩之實菱芡栗脯菱芡

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飧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
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

籩事掌之

體方弓反蕡扶文反籩所求反榛音老榛反
巾及栗古栗字換音折餌而志反食昨資反

鄭氏曰籩之容實皆四升 王氏曰朝事饋食加籩羞

籩所謂四籩也先王於祭祀內盡志以致其內心外盡
物以致其外心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則細物備矣三牲
之俎八簋之實則美物備矣昆虫之異草木之實則陰
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而可薦者莫不咸
在一物不可遺則一器不可缺籩豆俎簋禮之器也器
以薦物而致禮則籩豆之事各有司存此籩人醢人之
職所以立也非特掌其器併其實而掌之 薛氏曰古

者祭祀宗廟有九獻之禮一獻王裸二獻后裸三獻王薦腥四獻后亞獻於是薦朝事之豆籩各八五獻王薦孰六獻后亞獻於是薦饋食之豆籩各八七獻王醑尸八獻后醑尸於是薦加事之豆籩各八 劉氏曰既醑尸畢后又獻羞籩羞豆各二而諸臣進以醑尸焉是爲九獻 註疏熬麥曰麩麻子曰普熬稻米曰白熬黍米曰黑築蓋以爲虎形謂之形鹽春秋傳曰鹽虎形鹽以魚肉爲大商鮑以魚於糗室中糗乾之繡乾魚也是爲朝事八籩乾菹乾梅也榛似栗而小饋食止有五物其於八籩者三其間有乾濕物足之爲八也菱芡也芡雞頭也栗與饋食同此四物重言之則八籩也糗餌粉糗此二物皆

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糗糗擣粉熬大豆爲餌糗之粘著以粉之耳餌言糗糗言粉互相足也此爲二籩 王氏曰凡祭祀非止宗廟也 注疏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先薦後獻也若朝踐饋獻時未獻前所薦之籩豆朝事饋食也既食既飲曰羞若尸食後醑尸訖所進羞即加籩之實也賓客之事謂燕饗時喪事謂殷奠時也 籩人醢人皆不言共王及后世子之內羞而曰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則此內羞非共王及后世子乃后世子以此內羞共禮事而籩人醢人爲之共之也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戒凡內羞之物則此內羞所共爲祭事矣

者祭祀宗廟有九獻之禮一獻王裸二獻后裸三獻王薦腥四獻后亞獻於是薦朝事之豆籩各八五獻王薦孰六獻后亞獻於是薦饋食之豆籩各八七獻王醑尸八獻后醑尸於是薦加事之豆籩各八 劉氏曰既醑尸畢后又獻羞籩羞豆各二而諸臣進以醑尸焉是爲九獻 註疏熬麥曰麩麻子曰蕡熬稻米曰白熬黍米曰黑築益以爲虎形謂之形壺春秋傳曰壺虎形醢以魚肉爲大商鮑以魚於糗室中糗乾之繡乾魚也是爲朝事八籩乾糗乾梅也榛似栗而小饋食止有五物其於八籩爲三其間有乾濕物足之爲八也菱芡也火鷄頭也栗與饋食同此四物重言之則八籩也糗餌粉養此二物皆

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養糗擣粉熬大豆爲餌養之粘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養言粉互相足也此爲二籩 王氏曰凡祭祀非止宗廟也 注疏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先薦後獻也若朝踐饋獻時未獻前所薦之籩豆朝事饋食也既食既飲曰羞若尸食後醑尸訖所進羞即加籩之實也賓客之事謂燕饗時喪事謂殷奠時也 籩人醢人皆不言共王及后世子之內羞而曰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則此內羞非共王及后世子乃后世子以此內羞共禮事而籩人醢人爲之共之也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戒凡內羞之物則此內羞所共爲祭事矣

醢人

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注疏醢豆實也不謂之豆此官主醢豆不盡盛醢也亦有脚腫臄截之屬掌四五之實亦是薦羞故在此女醢女之曉醢者

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藿菁菹鹿藿菹菹麋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蠃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箔菹鴈醢荀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糶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藿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糶九事

其醢音非音殺音道音魚反醢吐感反藿乃考反菁作菁反麋音糜音殺音道音魚反醢吐感反藿乃考反菁作菁反

注疏四豆之實有骨為藿無骨為醢作醢及藿者必先膊乾其肉所謂乾豆也乃後筮之雜以梁麩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甒中百日則成矣齏菹之類肉菜通全物若腠為菹細切為齏凡此不言菹皆是齏 鄭氏曰韭菹以韭為菹詩云獻羔祭韭醢肉汁也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為菹 王氏曰魯享周公闕有昌歠 鄭氏曰菁

蔓菁也菹鳧葵也羸蜺蚶也脾析牛百葉也麋蛤也蜃大蛤也蚳蚳子也豚拍脅也或曰肩也芹楚葵也深蒲始生水中子 疏曰醢醢與朝事之豆同 王先生曰

栗為饋食遵亦為加遵之實醢為朝事之豆亦為加豆
之實語曰周人以栗其周人尚栗歟詩曰醢醢以薦其
周人之尚醢歟 鄭氏曰落箭萌鄭司農云落水中魚衣筍竹筍
䟽曰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皆兩兩相配為八豆並后
設之 鄭氏曰醢餐也內則取稻米舉糝漉之小切狼
臠膏以與稻米為饗又曰糝取牛羊豕肉三如一小切
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䟽曰此為二
豆 鄭氏曰五齊齊當為醢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
七醢醢蠃蠃蚘魚兔鴈醢七菹韭菁菹葵芹落筍菹也
三鸞鹿麋麋也壘菹之稱肉及菜並通賓客之禮致饗
餼時也

醢人 醢呼西反

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䟽曰醢人掌醢物故在此 鄭氏曰女醢女之曉醢者
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賓
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
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

王氏曰醢人有五齊七菹而此又共之者蓋齊菹有須
醬而成者有須醢而成者故醢人醢人各有五齊七菹
也凡醢物則凡以醢成之物凡醢醬之物則凡以醢
成之之醬也 䟽曰王舉共醢六十甕并醢人六十甕
即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甕是也 王氏曰共后及世子

之醬齊道凡醬齊道用醢以成之者皆共之 疏曰賓
客共醢五十甕與醢人五十甕惣為百甕據侯伯舉中
言之也上公百二十甕子男八十甕

鹽人

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疏曰鹽人掌共百事之鹽所以調和食味故在此

鄭氏曰女鹽女之曉監者

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
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
驚監以待戒令 齊才細反驚音煮監音古

王氏曰監之為物其用博其利厚必有政令以治之

王之時山有虞澤有衡物為之厲而為守禁至於監則
有守禁宜尤嚴以共百事之鹽者鹽之為用非一若鹽
人所掌有祭祀賓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所共者是也
劉氏曰鹽之所產不同有刮於地而得者有風其水而
成者有熬其波而出者有汲於井而為者有積於鹵而
結者故刮地之鹽苦而以共祭祀者取其成於自然與
夫玄酒明水不異也熬波之鹽散取其治洽四海能致
遠物故以奉先焉賓客共形鹽為虎形以共食啗示服
猛也又副之散鹽者致遠物以懷諸侯也飴鹽風其水
而成者產於土中其味甘焉 鄭氏曰齊事和五味之
事 王氏曰鹽於監為古也 劉氏曰監之陳者其色

黑或化而為水也用火以煉治之則潔白如初而其味和矣

幕人 幕莫歷反

奄一人女幕十人奚二十人

鄭氏曰以巾覆物曰幕女幕女之曉幕者 疏曰幕人

掌巾幕所以覆飲食之物故次飲食後

掌共巾幕祭祀以疏布巾幕八尊以畫布巾幕六彝凡王

巾皆黼 黼音甫

鄭氏曰共巾可以覆物也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

疏曰祭天地無灌唯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禮器天

路素而越席疏布幕彼皆據祭天則疏布祭天地可知

劉氏曰至敬無文以質素為者也

注疏六彝皆成器

皆用以裸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與

謂畫雲氣非

是下文言凡王巾皆黼則畫布巾亦皆畫黼矣

陳氏曰八尊之巾疏而不畫

則畫用精者可知六彝之巾畫而不疏則疏之不畫可

知 林氏曰八尊所實設而不酌是禮之文中以疏布

所以成之以質也六彝所裸用以鬱鬯是禮之實中以

畫布所以成之以文也布有疏則有密中有畫則有素

疏而素者質也密而畫者文也 疏曰其實天地亦有

拒鬯之彝宗廟亦有八尊互見以明義也 劉氏曰凡

王之燕射饗食當中幕者皆黼為黼則有形為斧矣黼

以設色所以示文章形以為斧所以示威斷古之道也

夫巾冪所以衛潔清而示恭敬也故設官以掌之其所
事天地宗廟君尊之誠可知也

宮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官制曰宮人居舍官之長漢少府殿中本朝脩內司

疏曰此以下四官是王之寢處供帳安息王身之事故
在此

掌王之六寢之脩為其并寔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
沐浴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
亦如之寔於建反蠲古玄反

鄭氏曰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君眠朝退適路

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

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莊公薨於路寢信公

薨於小寢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王介甫曰王朝有三

寢有六陰陽之義也疏脩掃除也鄭氏曰井漏井

所以受水潦寔謂雷下之地受畜水而流之者疏

曰皆所以除其不蠲寔又去其惡臭之氣王氏曰潔

其寢處也沐以潔其首浴以潔其身則膏受之塵垢無

所受也宮人掌王寢之脩則凡六寢之事必有以兼治

之掃除所以致潔執燭所以為明鄭氏曰凡勞事凡

勞襲之事也舍事為王會同征伐及巡守所舍之處

掌舍

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舍行所解止之處 疏曰掌舍掌王舍之事

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楹柅再重設車宮轅門為壇壝宮棘

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禮 柅 反 禮 柅 反

故反壝唯季反重直龍反

劉氏曰會同之舍若王巡守則會諸侯於方嶽之下不

巡守則諸侯來會於王城之外設方明之壇以會同焉

亦掌為王宮於其下 疏曰楹柅行馬也內外兩重設

之 王氏曰先設楹柅再重於外然後設車宮轅門於

其內所以營衛至尊也 鄭氏曰設車為藩則仰兩乘

車轅相向以表門也築壇又委壝土起壝埒以為宮棘

門以戟為門 疏曰鄭伐許授兵於大宮子都與

羊車子都拔棘以逐之 鄭氏曰張帷為宮則植旌以

表門人門陳列兵衛立長大人以表門 劉氏曰設楹

柅再重所以衛宮車也設車宮轅門所以衛壇壝也為

壇壝棘門所以衛天子會同也為帷宮設旌門所以待

王之休息也無宮則共人門所以待王之暫息也

鄭氏曰凡舍事王行所止舍 愚見棘當作戟與先鄭合

幕人

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疏曰幕人掌帷幕等事

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

帝綬大喪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帷烏
帟音亦綬音受

疏曰帷在旁施之幕於帷上張之幪帷幕之內設之王
所居之帳也帟在上承塵也綬者條也此四物以綬連
繫之 王氏曰此正謂王在宮之時則幕人掌其事焉
自朝覲會同以下言共之者共之掌次使張之不掌其
事也 鄭氏曰大喪用帷以帷堂也或與幕張之於庭
帟在樞上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唯士無帟王有
惠則賜之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帟

掌次
下士四人 府四人 史二人 徒八十人

疏曰次舍也幕人共之掌次張之故連類在此
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灋案設皇邸朝
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
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
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凡喪王則張帟
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即當禮反朝直造反重直龍反

鄭氏曰法大小文尺之差 疏曰王出宮則幕人以帷
與幕送與掌次張之故曰以待張事 王氏曰大宗伯
曰國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則大旅者以其有大故會
衆神而祭也上帝合五帝言之 陳氏曰禮記曰一獻

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然則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為至也 注疏案謂牀也牀上着氈謂之壇案邛屏風也染色象鳳凰色為之 劉氏曰此王宿齋所設也 鄭氏曰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侯之處也重帟復帟也重案牀重席也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師田不張幄者於是臨誓衆王或回顧瞻察也 疏曰張幕則有帷可知 劉氏曰諸侯朝覲會同而張大次小次謂於郊邇方明之壇而為之 鄭氏曰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亦待事之處此與諸侯張之也師田諸侯從王而師田者孤卿有邦事以事

若以王命出也不言公公如諸侯禮凡喪張帟也上承塵也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大幕戶則必幄所居更衣處也 王氏曰射人云王以六耦張三侯皆有次以待之 鄭氏曰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

大府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雜說理財之官鄭氏謂大府若漢司農司會若漢尚書鄭氏姑以一官之近似者為之辭以漢攷之外府却是司農內府玉府却是少府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

物而待邦之用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器物凡良貨賄
入焉內府掌九賦九貢九功之貨賄與凡四方之金玉
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故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
旅之事外府共之賜予衣服玩好之事王府內府共之
至於大府則兼總內外府凡九貢九賦九功之入悉經
大府如財之當入外府與當入王府者大府皆得樽節
之漢時却無大府一官凡天下經賦盡歸之大司農凡
山海之賦盡歸之少府到司會又不然鄭氏謂若漢尚
書尚書自是少府屬官當時諸官皆有尚書所以分爲
四曹如常侍曹主公卿事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事
民曹主凡吏上書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光武又分主客

曹爲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鄭氏但以尚書爲司
會計之職成周司會之職以中大夫爲之其品甚隆凡
外內府之財皆計於司會獨漢高帝之世蕭何知此領
天下文籍財賦以柱下史張蒼爲計相蒼既罷遂不復
置其後諸府各自置官專管會計如太尉之金曹自主
貨幣鹽鐵事倉曹自主倉谷之類我本朝王府自是今
之奉宸庫內府今之內藏南庫外府今之左藏庫自渡
江後又別置激賞庫今之南庫也周之三府今分爲四
凡天下金玉之物皆歸之奉宸山澤鹽鐵之賦皆歸之
內藏以爲天子私藏其它泛常所入一歸之南庫謂之
宰相兼制國用至於天下戶口租入則歸之戶部所以

戶部多做不行只緣分散四出權不歸一所以今日財
用漫不可考 周禮菁華太府總九貨賄之入而頒之
諸府蓋外府職邦布以供邦用內府受九貢九賦九功
之貨賄良兵良器待邦大用若王及冢宰之好賜予而
王府專其掌掌王珍好之器物以共王服食好賜而又
以司會摠其會司書摠其書職內以量入職歲以稽出
職幣以振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皆隸于冢宰所謂
制國用者也何者自太府而下大抵皆出納會稽有司
也夫有司不敢與天子較是非論可否持予奪施舍也
是故有所謂好賜匪頒則共命有所謂芻秣幣帛則共
命有所謂服事羞服則共命有所謂凶喪賓客則共命

某服宜賜不宜賜某事宜舉不宜舉某物宜用不宜用
某役宜興不宜興皆不得與議於其間惟冢宰初百
以道佐人主上得以約王后世子之過取下得制有司
之擅共凡所以好賜匪頒芻秣幣帛民力之用豈惟慮
患抑以制欲心防微杜漸之意深矣嗚呼茲成周常有
三十年之通而民無凶荒水旱之患至於禮制樂作兵
寢刑措持盈守成之効雖神祇祖考猶安樂之豈非制
國用之所基乎

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
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
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

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
頑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
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
之貢以待平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
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出入會
之藏才浪反

疏曰九貢諸侯九貢九賦畿內九賦 鄭氏曰九功九

職也 劉氏曰職以言其任功以言其成 疏曰太宰

掌其正此官掌其副貳者以其物入太府故也 王先

生曰受藏之府其內府也受用之府其外府也內府掌

其良貨賄故知其為受藏外府掌其百物故知其為受

用 鄭氏曰此皆藏以給用耳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

雜言貨賄皆互文 疏曰九王朝三百六十官及三

采地之吏及為官執掌之事者有事須用官物皆於大

府受財用焉 雜說大府式法蓋大宰之式法有司遵

守而已 王介甫曰用人羽人掌葛皆徵財物于農以

當邦賦之政令則九賦宜各因其物之所多以便出賦

之人關市邦中商旅所會共王膳服及賓客所須者百

物珍異於此乎在故也夫關市邦中皆商旅所會而獨

以關市待王之膳服則凶荒扎喪關市無征而王於是

時亦不舉而素服也所賦所待宜各從其類故耳

東萊曰關市之賦待王之膳服則膳服雖不會要不出

關市之賦而已 李氏曰太府以九賦之財給九式王
日一舉其膳六牲祀兵朝甸其服有九故關市之賦以
待王之膳服諸侯來朝卿大夫來聘致之則積饗接之
則有饗食燕飲故邦中之賦以待賓客馬牛之食其用
芻禾車米之數皆祗牢禮故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功懋
懋賞以馭其幸所受之物邦之大用故家削之賦以待
匪頒冬官百工取財非一五庫之量母或不良故邦甸
之賦以待工事問勞贈賄酬爵侑食皆有篚實將其厚
意故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大祀小祀事神之禮牲幣之
器不奢不儉故邦都之賦以待祭祀股肱或虧君之所
痛賻禭含賜闕一不可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士及家

率時有所善燕好之用亦以頒恩故幣餘之賦以待賜
予王於諸侯分茲救患凶禮五事其費則多則邦國之
賦以待弔用國家間暇要在多積積財之道天下六命
故萬民之貢以充府庫難得之貨飢不可食燕游所用
非國之急故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其一賦之
出則給一事之費費之多以一以式法如是而國安財
阜非偶然也 鄭氏曰膳服則羞服也稍秣則芻秣也
謂之稍稍用之物也喪紀則喪荒也賜予則好用也邦
國之貢此九貢也萬民之貢此九職也式貢餘財謂先
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
好非治國之用也 呂氏曰九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

之用然則謂人主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者其學未嘗
出周官也 王氏曰賦用以賦所入而用之 疏曰此
兼有九貢九功亦取其為摠言賦也貨賄之入謂九貢
九賦等入于大府者貨賄之出大府以之分置於群府
及給用歲終摠會計之

玉府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李氏曰按玉府內府之職掌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
及受貢獻以備賞賜此帑藏之在宮中者官職最私
然而為冢宰之屬列大府之下與九治藏之官不異

也蓋王者無外以天下為家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
子財物之在海內如在壘中况於貢賦之入何彼此之云
哉漢湯沐邑為私奉不領於官靈帝西園萬金聚為
私藏皆衰亂之俗非先王之法也惟周公皆入於大府則
司會之鈎考司書之要司而廢置誅賞之政行焉如此則
用安得不節財安得不聚若以御府禁錢捐之親幸之手
省闈之中外人弗賄法制所不行校比所不及則傷財害
民非細事也 經國書云玉府內府所掌金玉兵器凡良貨
賄一也而分為二官何哉蓋玉府所掌皆式貢餘財之所作
及獸人魚人所入之物專共王玩好賜予耳邦之大用不與
焉內府所掌乃九貢九功之貨賄及諸侯所獻國珍皆公家

之用以供邦之大用故不可不分為二也 註疏此官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以玉為主故云玉府有工者以其使攻玉故也有賈者使辨玉之善惡貴賤故也 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好呼報反藏才浪一反含戶暗反枕之鳩反社而其反第則美反敷音對織音志 鄭氏曰良善也凡此皆式貢之餘財 劉氏曰服玉凡王所服用之玉也 鄭氏曰佩玉王所帶者佩玉上有雙璜下有雙璜衡牙纒珠以納其間 雜說古之君子必佩玉

其色有白黑蒼之辨其声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禮樂道德忠信之備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以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雜非僻之心無外入也 劉氏曰孔子曰君子於玉比德焉故左右進退然後玉鏘鳴也是以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也珠玉則琢玉為珠以貫冕弁 王氏曰齊者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神明玉為純陽之精可以助精明之養也故共食玉 疏曰含玉以為口實 鄭氏曰角枕以枕尸鄭司農云復招翹衣裳用生時服角柶角七也以楔紕齒士喪禮曰楔齒用角柶楔齒者令可飯含 王氏曰燕衣服王燕私所服 疏曰衽臥席也 王氏曰席坐席也床第床筓貝也

禮記卷之二十二

器私藏所用之器疏曰合諸侯謂殺牲歃血而盟者鄭氏曰敦亦槃屬珠玉以爲飾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疏曰凡王之獻擬王獻遺賓客之物王氏曰金玉兵器文織與凡良貨賄皆物之美而可以爲獻者文織即書所謂厥篚織文同帛之有文出於織而成之者也王府受於作治之二而藏之以待用焉好賜王所恩好而賜之

內府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氏曰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王先生曰此以待邦之大用經國書云內府外府雖以內外爲名然內府供

邦之大用外府反供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互相稽參漢以少府掌天子私藏而大農掌國家經費職分既分官府亦異後心生矣

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使所疏曰掌受九貢九賦九功者此由太府而來內府受而藏之所謂受藏之府也王氏曰良兵若充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良器若赤刀洪璧琬琰之屬已上非國之經用並以待邦之大用大故非常所用也四方賓客入幣以獻玉則謂之幣獻謂諸侯來朝所獻國珍若大宰云玉幣玉獻是以其

物入於內府則王非以此爲己私利特以待邦之大用矣
疏曰金若惟金三品玉若璆琳琅玕齒若象齒革若犀皮
之類 王氏曰王遣使者於四方諸侯則供其所受之物
而奉之此王所以遺諸侯者也四方之幣獻既入於內府
而王所以遺諸侯者亦在焉此施報之禮也 疏曰冢宰
貳王治事或有所善亦得賜予之 東萊曰推此則古人
相權可知矣 雜說玉府共王之好賜而此共王及冢宰
之好賜則此又不若王府之爲天子私用也

外府

中七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氏曰外府主泉藏在外者 王先生曰此官待邦之小

用 劉氏曰外府所謂受用之府

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共王及后
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
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
之服不會 齎或爲資音咨

王氏曰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唯貝而已至太公
立九府圜鑿而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
意泉取流行之意其實則一而已入入於外府出出以給
用也 劉氏曰以共百物者給邦布致之以周國用故曰以
待邦用 王氏曰待邦之用凡有法者皆經用也非經用則
有所不給 王介甫曰共王及后世子者外府所待邦用皆

有法欲王及后世子非法弗服故也 王氏曰幣禮幣也鄭氏曰齎財也 王氏曰王府內府所共者貨賄之賜予外府所共者邦布之賜予也凡邦之小用皆受焉邦布可以權百物而通之故小用皆取給於此 劉氏曰唯王及后之服不會雖世子猶會之欲其不踰於矩度而衣服有常故也 司會 古外反 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鄭氏曰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 疏曰此官主考治又考財故連類在此 雜說夫理財之職凡府藏之事太府下大夫爲之長至會計又自立一項司會爲之

長其屬職內掌邦賦之入職歲堂邦賦之出司書掌簿書職幣掌收奇羨此等合屬大府而命也皆司會主之用中大夫二人其權勢足以檢括使不得爲姦利則是太府至外府只爲朝廷管許多財賦而會計支用皆不與焉先王措意甚遠自後世看來疑若利權散出漫不可考所以設官皆并合之凡會計之事皆司農之屬官如唐置三司使凡山澤之利盡歸於鹽鐵使凡財賦之入盡歸於戶部而度支則會計之故三司只設副使而三司使爲之長雖說別設官而相稽考然已是三司使之屬已非先王之意 議論在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

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
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
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
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劉氏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灋八則之
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以謂職會計以進
身者不願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弊疾惟利是積則
或傷爲仁惟節是求則或害於義故禮樂衰微黎民困
弱則非所以存國之體也於是擇中大夫之賢取其道
德猷爲亞於冢宰而才於列卿者以司計會是故必知
六典八法八則之本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

如其治之本而不失之則財用可致而不害乎王之所
以皇建其極於天下者矣故冢宰施其法於上者也司
會察其法於下者也則有傷于國有蠹于民盖得以卷
舒裁成王道焉然後參互以考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
歲會攷歲成防吏之奸欺非以戕吾民也不明乎是者
則務刻削於民國利雖贏而下增弊疾蠹於王體非所
以建大中也以周知四國之治者謂八州諸侯之國禮
樂刑政能致中和於其民者必周知之則歲會雖不足
而其治有可旌者焉歲會雖贏而其治有可廢者焉故
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者以治爲本也其財用之姦弊則
其下吏當之於乎盛哉其制治之方也財足以周天下

之用而治不失其本焉 楊氏曰太宰以道揆事王其制國用也雖共王之用如羞服匪頒好用之類皆得以式均節之小宰而下有法守不得而預焉故大宰之職以九式均節財用而不言邦用蓋通言財用則邦用在其中矣邦用如祭祀賓客喪荒之類是也小宰執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節邦用司會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者蓋小宰貳大宰者也故量貢賦之入均之應九式之用則與大宰同而所節者則邦之用而已所共王者不得而與焉故均節邦之財用而已與小宰之均節亦異也 注疏書謂簿書要其最凡也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下文司書掌其正此司會主鉤考

故掌其貳以參互攷日成者以司書之等相參交互攷一日之成一日之中計筭文書也以月要攷月成月計曰要以攷一月之成事也以歲會攷歲成者歲計曰會以攷一歲之成事也此所謂群吏以會計文書送於司會者司會皆德斷之王文云以逆郡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者也雜說王制曰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司書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氏曰司書主計會之簿書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凡上

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徵令凡稅斂掌事者授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証音征械戶戒反

王先生曰自六典至九事皆謂掌其書也 鄭氏曰九

正九貢九賦也九事九式也變言之者重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 林氏曰司書目九貢九賦為九

正而書稱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蓋古之王者必正經賦以足經用而未見有無名橫斂焉 劉氏曰九式亦

曰九事者九式所用以集邦之九事也 王氏曰邦中之版則邑都之內籍民數之版 疏曰土地之圖即司

會之所謂圖也自此已上所掌與司會同者以其司會主鈎考司書掌書記之司書所記司會鈎考之故二官所掌其事通焉叙比次也比次其財知用多少云受其幣者百官所用之餘財送來與司書司書受之頒入職幣之官 王氏曰王者享四海之富備百物之奉斂散予奪一制於已其用財也雖不可以有司法數拘然亦不可不為計其多寡所以防有司之姦偽也司會正掌會計之官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則凡財用多寡之數必皆備於司會故從而攷之也歲會攷歲成每歲固有會至於三歲又通而計焉其事為最詳故謂之大計大宰於三歲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司書正掌會計之

書以此贊成太宰之事而已攷其所治民財器械之數
孰備孰乏田野夫家六畜山林川澤之數孰登孰耗孰
治孰廢 鄭氏曰山童澤枯則不稅 疏曰逆鈎考之
恐群吏濫徵歛百姓故知本數乃鈎考其徵令也
李氏曰夫虧下以益上貪功以求賞不恤人之困乏皇
皇以言利為先者吏之常態也是故為之鈎考雖器械
六畜山林川澤必知其數如此吏於民不敢厚歛矣
疏曰凡稅歛之掌事者若地官閭師旅師等皆來司書
處受法焉法應當稅之數也 王氏曰司書掌九職九
正九事則稅歛之事有法存焉及事成收歛畢又入要
貳焉物數之要要書之貳必入于司書則知稅歛之多

寡故也司書自六典八法已下無不掌其書是以凡邦
之治皆於此乎攷焉

職內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雜說職內主會計邦賦之入

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
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
用

鄭氏曰賦是九賦九貢等總名下言賦者皆此類也辨
其財用之物凡所稅入者種類不同須分別之又執其

統總要簿書也官府財入若關市之屬都鄙財入三等
采地之稅皆受取一通副貳文書於職內既知財入之
數故能夠考用賦多少知其得失也凡受財者若官府
合用官物受財於職內者並副寫一通勅令文書與職
內於是職內依數令付之書之者若言某月某日詔書
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 王氏曰及歲終而會則以
此逆職歲所用及官府等所用參互稽攷也 鄭氏曰
而叙其財謂鈎考今藏中見有為之簿書移用轉運給
它 王氏曰移此之有餘以補彼之不足

職歲

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雜說職歲主會計邦賦之出

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
攷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凡上之
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王氏曰凡官府都鄙之財或出以給用或用以賜予皆
有數以貳之其所貳財數之書則以備歲終會計而攷
之故也蓋有數以計其財其書以貳其數則財用之多
寡費出之當否可考而知矣 鄭氏曰凡百官之公用
其式灋有多少 王氏曰必受之於職歲者不得妄出
也此與太府凡頒財以式法授之相為先後也幣餘之
賦以待賜予職幣掌幣餘故賜予以叙予之使授之

叙先後之倫鄭氏曰報受 鄭氏曰贊逆會助司會鈞

考群吏之計 王氏曰其始以式法受之歲終以式法

逆之則財數之多寡費用之當否皆以式法治正之矣

劉氏曰貨賄之入非職內之令其不受焉其出也非職

歲之令不授焉

職幣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王氏曰職幣掌餘財 鄭氏曰幣給公用之餘

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

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攬音定其列反

劉氏曰職幣雖給餘財亦有式法焉凡餘財皆謂之幣

此掌斂而聚之振者興起之謂也掌事者所用有餘財

既不復用則沈墜矣故振興之以適於他用則無滯財

矣 疏曰辨其物者知其色類及善惡 鄭氏曰奠定

也定其錄籍 王氏曰辨其物防其或以賤質貴也奠

其錄防其或以多為寡也 劉氏曰既定其數而錄之

于籍矣又書其目而標揭其物焉然後度其用之所宜

以詔王之小用賜予焉若大事賜予則非此餘財所能

共也 王氏曰雖幣餘不廢會者凡以謹其用而防之

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以贊司會故也與職歲以式

法賁逆會同意一黃氏曰周公設官理財者居其半財
用之數驗之以書契督之以要成證之以貳令考之以
參互制之以式法辨之有類執之有總小數之則乘大
數之則會職歲所叙職幣所振雖餘財而加肅焉

司裘

中十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東萊曰司裘主王裘服

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
秋獻功裘以待頒賜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
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喪廡
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

事不會

中音仲鵠古毒
反盛許金反

注䟽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中秋獻良裘者中
秋鳥獸毛毼因其良時而行之良裘王所服也為八月
誓獮田所用也 劉氏曰其皮毛至良預獻于王以備
凝沍也 注䟽羽物小鳥鷦雀之屬鷹所擊者中秋鵠

化為鷹中春鸞化為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頒羽
物故羅氏仲春亦云行羽物行賜也以羽鳥之物賜群
臣以應秋氣也季秋是九月授衣之節功裘卿大夫所
服故獻之以待頒賜也 王氏曰功裘人功多質不如
良裘其成故緩故季秋始獻之 鄭氏曰王大射者為
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群臣與邦國

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多中者得與於祭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此王之射也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射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群臣射而擇之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其群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凡大射各於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準著于侯中謂之鵠所謂皮侯也必用虎豹熊麋之皮示服猛也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凡此侯道虎九十弓

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諸侯之大射大侯亦九十

糝七十糝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疏曰大侯熊侯也糝

糝飾射侯者射鵠射飾也云遠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

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

八七十弓侯中廣丈四五十弓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

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

鵠居一焉然則侯中文八者鵠方六尺侯中文四者鵠

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

寸謂之鵠者取名于鵠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

為雋也 王氏曰馭民之道以正物為事正物則服猛

毅為先能致猛毅者莫大於虎而豹與熊次之能服猛

毅者莫大於王而諸侯次之由是而得萬國之懽心以
事其先王者天子之德也故共虎侯熊侯豹侯由是以
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者諸侯之德也故共熊侯
豹侯至於卿大夫之德則以養人為事養人以除害為
先春秋書多麋以其為稼之害則卿大夫之射麋侯者
以除害故也故大射則共麋侯侯之為言捍外受內以
為蔽障諸侯之象也 陳氏曰王有三射大射司裘所
言是也賓射射人所言是也燕射鄉射記所言是也天
子諸侯與其臣大射賓射皆異侯而燕射與其臣同侯
異侯所以辨其等同侯所以一其懽也 鄭司農云淫
裘陳裘也 疏曰陳與也若詩之貝象生時而作之凡為
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此後鄭之言也周

禮一部內言麋者多故書皆為淫先鄭皆為陳後鄭
皆攷之從與譌象似而作之所謂明器也此後並同
王氏曰麋裘與麋樂同意蓋陳儀物於庭序也夫儀物
皆德之所寓盛德在人有人有不忘者存 疏曰皮車以革
鞅遣車

掌皮

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麋頒皮革于百工共其
毳毛為氈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賈 或為資毳尺銳反
片氏曰全毛者謂之皮去其毛者謂之革 疏曰鳥獸
毛毳之時其皮善故秋斂之革須練治用功深故冬斂
之 鄭氏曰皮革逾歲乾久乃可獻故春獻之獻其良

者于工以入司裘給王用式法作物所用多少故事
疏曰百工即冬官裘氏韋氏鮑人之類 鄭氏曰毳毛
毛細禱者以爲氈當用則共之 王氏曰邦事若大旅
張德案之屬 鄭氏巾車註齋即財也

內宰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
徒八十人

疏內宰后宮官之長以其治婦人之事故曰內宰

士先生曰王有大宰而后謂之內宰王有司服而后謂
之內司服王有小臣而后謂之內小臣可見后之不預
外政 太平經國書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

行故贊治之官皆曰宰內宰屬太宰者意其治家之道
亦多權衡審訂於大臣大臣格心之所自出歟今攷內
宰下大夫二人命士十二人自內小臣奄官凡將命洒
掃之人自九嬪至女內史凡內官自典婦功織紵衣服
凡掌內之事皆屬焉而隸於大宰蓋女寵近習所以移
人主之德者大臣總之無敢踰節皇父作相膳夫內史
皆不得人巷伯之雅寺人爲之雖奄官亦遴其選晉侯
近女而惑疾醫和以爲趙孟之過古人致君二南之化
其道由此東周宰職不競春秋首書宰咺賔妾甚者三
公逆后其何以正王闡乎漢大長秋爲后卿蓋內宰之
意自中宮僕謁尚書黃門冗從如小臣之屬自內府令

如內司服之屬猶領焉至於從帝入宮贊道內事若中
常侍與凡侍內掖庭暴室御府祠祝之輩與夫勾盾中
藏府令丞典掌貴人采女官婢侍使服食游觀諸事皆
少府統焉職分既分不相干涉漢初大長秋中常侍參
用士人鄧通雖為文帝倖人猶聽丞相檄召欲斬之自
東京悉用宦者士大夫既無復與聞而隸少府者徒以
文屬太尉楊秉糾中常侍而尚書詰以三公統外越分
奏近臣蓋三府之令不行於便嬖况后妃乎然前漢置
大長秋以掌后宮者士大夫也猶可以節制後宮成帝
勃許后減省用度許后上書辨論且恐官吏以詔書繩
之猶有周家氣象後漢遂改以宦官然宮中財用尚付

之有司章和以後盡用宦者總領自此不領於外朝及
隋置殿中監唐置內諸司使凡王服食器用一切付之
奄人之手大臣不敢問則成周設官之意無復存者
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
居之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
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衰展其功緒奇疑似
嗟反

劉氏曰內宰所掌六宮之陰禮九御之婦職王內之政
令闈寺之法禁皆其所以為書也宮內百職之名氏皆
載於其版宮寢內外之廬寺皆盡於其圖 王氏曰王
內后宮也 鄭氏曰政令施於闈寺者 雜說分其人

民以居之不知後宮如何容人民在內殊不知只看目錄更無可疑天官一屬應于外朝盡用士人爲之至醢醢酒漿之屬却用奄人文奚內宰而下內小臣寺人內豎至女史皆奄奚爲之至於典婦功典絲典臬染人屨人苟外有司可爲之者依舊是士人爲之而內司服與縫人又非奄人不可所謂分其人民只在許多奄人女奚女御在宮闈之執事者耳 王氏曰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王立六宮以待天下之外治所以正男位也后立六宮以待天下之內治所以正女位也男女天地之大義也 鄭氏曰陰禮婦人之禮六宮謂后也不敢斥言若今稱爲中宮婦人稱寢曰宮后象王立六

寢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 劉氏曰六宮之主王后也后雖尊而四德具備不敢怠於聽學者日新其德以爲六宮之範也故詩稱尊敬師傅言告言歸者以爲后妃之美周公所以擇下大夫之賢者以爲內宰而教王后者此書其實也大雅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其來遠矣 鄭氏曰教九嬪不言夫人世婦者舉中省文也九御女御也九凡而御因以彌焉九九爲屬同時御又同事也 劉氏曰女御位卑職勞故以執婦人之職爲教之先焉使自有屬者自夫人下至女御三三爲屬如姪娣之於媵以相親愛俾無妬忌之心而關雎穆木之化成矣 鄭氏曰二事

絲枲之事 王氏曰大宰以絲枲之事任嬪婦內宰
絲枲之事任內人在內者勤於絲之事則天下無不盡
之人矣勤於枲之事則天下無不績者矣治自內而外
化自近而遠之意正其服非法不服也不敢過為侈靡
矣 劉氏曰竒衰謂越常道以立異用秘計以求媚者
王氏曰展省之也省其絲枲之功緒也絲枲女功之本
必勤於化治然後可以成布帛固不可以斯須廢也
張南軒曰古者雖后妃之貴亦必主師傅以教詔之葛
覃言歸必首以告師氏而左氏傳亦謂傅母不在宵不
下堂則知師傅之職所以朝夕教道之者也法家拂士
非惟人主不可一日無在后妃亦然誠以人心易動貴

驕易溺處其極而無所畏憚則其可憂將有不可勝言
者是以古之明王與其后妃相與警戒而不可少忽乎
此也嘗攷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
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相與咨嗟
嘆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
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
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
依也吾以為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
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每念乎稼穡之勞
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紉之事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
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懷保小民而不敢康

也其畏天下之飢寒若已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
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
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
妃則姜女也文王母則大任也文王妃則太姒也武王
后則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
后妃則大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
有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
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紵
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葛覃服之無
黻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
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然乎以是意而攷秦漢以

下其治亂成敗之源皆可以得而見之矣

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
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九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致后之
賓客之禮九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注疏大祭祀祀宗廟也王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
也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六宗執璋瓚亞裸此太宗謂
夫人不與而攝耳獻謂王薦腥薦熟后亦從後獻也以
玉爵酌醴齊盞齊亞王獻尸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酌尸
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此三事內宰皆佐后也

劉氏曰正其服若祭先王以禕衣祭先公以褕狄之類
鄭氏曰位房中戶內及阼階所立處也禮樂之儀薦敬

之禮當與樂相應也天子之禮薦時歌清廟徹歌雍
宰詔之俾無失節也九嬪贊后薦玉盥薦徹豆邊內宰
又助九嬪贊后之事也賓客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
覲為賓客者裸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而
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坊記曰陽侯殺穆侯而
竊其夫人是以大饗廢夫人之禮 劉氏曰致后之賓
客之禮若牢禮及醫醢糟之類祭祀賓客后皆與詩稱
參差苜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是也
鄭氏曰內命婦九嬪世婦女御外命婦卿大夫士之妻
王命其夫后命其婦也使使其屬之上士 疏曰服有
精麗位有先後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
度量薄制祭之以陰禮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
郊以為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
獻功者比其大小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正
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上
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于王

中音仲種直龍反本或作重種音六種章勇反

淳諸反

鄭氏曰市朝者君之所以建國也建國者必面朝後市
王立朝而後立市陰陽相成之義 雜說內外之治王
與后分掌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令建國之初面朝後
市市陰而朝陽內宰佐后止於建國之初非常與於市

事 王介甫曰次司市所謂思次介次叙所謂各於地之叙肆所謂各掌其肆之政令 疏曰陳其貨賄陳列之也 劉氏曰度五度分寸引丈尺量五量合升斗斛溥布帛之廣制布帛之長皆出於市所以一制度正民心絕情偽也 註疏陰禮婦人之祭禮於市中祭之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為祭義曰蠶事既畢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祭服 王介甫曰內人王內之人也 註疏稽計也計絲枲女功之事以知多少也典婦功曰及秋獻功女御等獻絲枲之功也布帛等縷小者則細長縷大者則麤惡賞罰之以示懲勸也內宮是總六宮之內所有財用皆會之 劉氏

曰賞罰於歲終故均其稍食於歲始勵功德也已施其功事於正歲則稽其功事於歲終考勤怠也 疏曰憲表縣之北宮者對王六寢在南后六宮在北也守宿衛者上春亦謂正歲以其春事將興故云上 鄭氏曰六宮之人夫人已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執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止十五日而編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使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供禘郊也先種後熟曰種後種先熟曰稔詩云黍稷彙種是也王當以耕于藉田

李氏曰內宰仲春詔后帥命婦蠶以爲祭服又
后帥六宮生種絳之種而獻于王夫普天之下蠶者非
一女也將以爲祭服有不足者乎而后且親蠶耕者非
一男也將以爲粢盛有不足者乎而后且佐王之耕以
事先舅先姑敢不用力焉不可以爲婦道也王后之尊
而親蠶天下之女子有不遵微行求柔桑者乎王后之
尊而佐耕天下之女子有不饁南畝喜田畯者乎王后
之尊而爲婦道天下之女子有不承先祖以共祭祀者
乎明王以孝治天下此其一助也

內小臣

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氏曰奄稱士者異其賢 東萊曰奄之位止於上士
先王慮患之意蓋微 李氏曰周禮一部內其餘奄皆

不命也夫宦官之位天象所有指其居次則或在帷薄
之內論其職掌則或聞牀第之言固不可以詘辱俊乂
渾肴男女其用奄人是乃制事之宜矣然而先王不以
恩奪義不以私廢公雖其褻臣無得過寵奄稱士者止
於四人况可爲卿大夫乎哉 雜說內小臣奄上士四
人必是奄受上士之爵其它未有以爵稱者度得此意
必是當時變近必擇一謹信端厚可受爵者爲之以
掌王后命令而正其服位非如後世所謂者青紫者千
人也夫后之尊亞於王一等耳掌其命者四人而已

代禮樂彌周為備而六寢六宮之奄寺人內豎其衆不
過二十人不有定制其能如是哉 經國書云儒者多
疑先王之世猶用奄人殊不知此皆領於冢宰無可慮
也漢少府得管攝宮中奄官而少府屬於丞相御史此
制猶好漢志少府中黃門屬焉注中黃門在黃門內給事者自光武以山
海鹽鐵歸之郡縣是宮中私用盡付與外有司章和以
後宮中不堪於是別自立監都用奄人領之自是奄人
不領於外朝至隋煬帝置殿中監專以奄人掌之凡王
后服食器用盡付之奄人之手大臣都誰何不得
永嘉陳氏曰西漢去周末遠也政事規模粗得古意夫
極治之世無它人主親近端人正士不使小人在側而

已是以成周盛時內小臣閹人寺人之屬悉統於冢宰
蓋閹寺之徒朝夕左右最易褻近人主亦易得而寵任
之今既屬之冢宰則人主不得以私意昵內臣不得以
非道干故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此先王治內之嚴也西
漢之制猶稍近古三公總九卿而少府之官凡王之內
臣皆屬焉蓋九卿之長也佞倖如鄧通其官止於上大
夫寵任則無薦達一有細過申屠得以伸召斬之威此
時宰相其權最重自武帝踈遠朝士宰相不得加官入
內其權稍輕矣既而石顯用事康衡甄譚猶得條奏具
言舊惡則宰相雖無曩時之權而宰制之意猶故也况
當時內臣亦參選明經之士咸拜議郎更宿王宮以備

顧問如揚雄之位執戟孔安國之掌御唾壺是也東漢
則不然議郎不在宿直故人主無由親近明經之士中
常侍不復雜調他官盡是宦者為之故人主日密邇小
臣卒至宦者用事廟堂機務朝臣不得參訂王爵天憲
往往皆專閨闈孫程曹騰始得以專廢立之權董卓終
得以成敗國之謀君子因其末勢之恣橫而原其初之
所自蓋東漢三公擁虛無復西漢統領九卿之職而宦
者之專權非三公之所能制之故也轉 雜說成周九
內臣閤寺皆屬之冢宰漢興內外之官皆屬丞相故鄧
通無禮申屠嘉得以召斬之惟文帝能伸其威必待困
辱而後召之而小臣自此不敢妄為矣自景帝以貴幸

而石履不能與議堂欲治近臣所患九卿成宣
而受其過大臣見輕可知矣其極至於孔光為相不
答者中語而養成王氏之禍也 雜說成周官內外
不分內臣皆冢宰所掌漢以鄧通韓嫣為上大夫上大
夫乃外朝之官而鄧韓幸在內之臣亦得為之亦見
漢時內外無所隔絕成周遺意王嘉為東平王訟
寃而表石顯之不成周遺意嘉反下獄死此漢之所以衰
也

王后之命止其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
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

之俎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
之掌王之陰事陰令相息亮反好呼報反

註疏大僕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小臣侍后
猶大僕侍王命謂使令所為也或言王后或言后通耳
前驅道之也擯贊詔告也相助也正直正之而已

劉氏曰禮事一也擯相正隨其人之尊卑也 王氏曰
膳夫徹王之胙俎所以尊王也內小臣徹后之俎所以
尊后也 劉氏曰王后族親之在外內者必遣內小臣

以備其問遺之好所以睦外親也陰事陰令婦人之事
及令之者也

閹人 閹音昏

王宮每門四人圍游亦如之

鄭氏曰閹人司晨昏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游離
宮也圍御苑也 疏曰此言每門則王宮五門皆有閹

四人守之若圍游之門人同名閹人而職別者也

徂徠原亂曰周禮閹者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而已寺人

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官之戒命而已漢武帝數宴後庭

潜游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官主之宦官始預政焉則

宦之權武帝啓之也宦官之權啓則巧倖進而正人廢

矣諛佞入而君政敗矣吁亂是以生 雜說內小臣雖

專出后之命令以風化天下然閹寺繼之命令不得苟

出

掌守正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
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
以時啓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掌掃門庭大
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類苑

闢亦作辟婢亦反掃
素報反燎力召反

註中門雉門也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

四曰應門五曰路門雉門以內外為中也 劉氏曰推

此則其外臯門雉門可知也 王介甫曰孔子見齊衰

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內有感惻則外為之感動喪服

凶器不入宮則不欲變動至尊故也 鄭氏曰喪服衰

經也凶器明器也 王介甫曰潛服則裹甲之類賊器

器之可以賊人者不入宮所以嚴禁衛也奇服非法服
也怪民行怪者也不入宮則王宜非禮弗視非義弗聽
也 王氏曰內人王內之臣公器公家之器賓客諸侯
諸臣之為賓客者皆有帥以道其出入若無帥則闔人
察之 鄭氏曰三者之出皆須使者符節乃行

王氏曰以時啓閉晨昏為啓閉之節也 註疏內命夫

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外命夫卿士大夫在朝者外命

婦總卿大夫之妻也內命婦三夫人以下也闕辟行人
使無干犯

王氏曰門外之地謂之庭掌掃門庭者以其掌禁宜潔

其所守也設門燎則設燎於門以為明也 註疏燎燭

在地上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矣

躡止行人也 劉氏曰祭祀王在廟中大喪以下王或
出送葬躡宮門廟門以肅王之歸也 鄭氏曰廟在中
門之外 疏曰賓客若饗食在廟燕在寢亦為設之
王氏曰宮正凡邦之事躡明所禁止者廣闔人躡宮門
廟門明所禁止者門而已宮正宮中廟中則執燭明所
照察者內闔人設門燎明所照察者門而已亦尊卑之
辨 雜說內言不出於闔外言不入於闔無所不禁此
周家正家之法家正而天下定矣

寺人

王之正內五人

鄭氏曰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正內路寢也

疏曰此亦奄人為之也寺人披曰豈惟刑人母乃刑人
歟 雜說幽王之時周之法度無有存者而猶有寺人
傷讒之事夫寺人內臣也得志於君子後世殘賊忠良
招權勢反惡讒如此至欲取之以投畀豺虎豈不賢哉
知先王之時內臣必取剛正能守法者雖當亂世猶惡
無禮况成周之時乎 雜說周家家宰一官凡闔寺嬪
御之職服膳完庫之司皆屬焉先王奚必煩細若是哉
嗟夫先王此意不明於天下蓋自冢宰失職而後有女
寵之禍有闔寺之變有內藏之私有宮市之患有奢侈
百出之弊凡先王治天下之本莫不廢壞焉

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

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於其前而詔相之相息亮反道徒報反臨良鳩反

王氏曰女宮女奚之屬有職於宮中者 鄭氏曰致於有司宮卿世婦也佐世婦則二十七世婦也禮事即世婦職所掌賓客喪紀之事 劉氏曰內人弔臨于卿大夫之喪也 鄭氏曰若哭其族親 鄭氏曰立于其前者賤也賤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不可以闕於禮

內豎

倍寺人之數

註疏豎未冠者之名左傳叔孫穆子幸庚宗之婦人而

生牛以為豎官則亦童子為之耳

東萊曰內豎主通

小事

雜說閭寺既嚴其守然後繼以內豎

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為于偽反遣弃戰反

劉氏曰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焉鷄初鳴而衣服

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今日安否如何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則亦待宿於燕寢之外故曰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也若大事則非童豎之所可傳焉 鄭氏曰喪

遷者將葬朝于廟也褻器振飾頰沐之器 竇氏曰遣

車鸞車也 王氏曰此事死如事生之意

九嬪

鄭氏曰嬪婦也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聽天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不列夫人於此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 李氏曰自九嬪下至女史皆屬天官先王之意於是深矣彼婦人女子而當於至尊幽居九重人弗得見則驕蹇自恣無所不至也是故使之分職於內而附屬於外有職則當奉其法有屬則必攷其功奉法則不敢不謹攷功則不敢不勤舉宮中之人而有勸勉者官有其長之効也而內宰則用大夫士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蓋皆分命賢

人以參檢內事與夫婢妾賤人自相使令而不復畏忌者不可同年而語矣漢高欲廢太子立戚妃子如意留侯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此大臣不得與內事之敝也袁盎引卻慎夫人座謂妾主不可以同坐文帝怒說以人豕乃悅如使盎輩得制宮中之事則尊卑有不序上下有不和者乎官失其守一女專恣幾危國祚而公卿附麗之不暇其何家宰之能帥也哉

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凡祭祀贊玉盥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 盥音咨

劉氏曰九嬪之位亞於三夫人是四德之優而奉承于

王不失其禮者故使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女御幼少
故立婦學而以四德教之使知所以事上之道焉
雜說古者有婦學昏義曰古人婦人未嫁三月教于公
宮已毀則教于宗室觀葛覃之詩序可見 鄭氏曰婦
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婦功絲枲也
劉氏曰古者立婦學而教之四德四者婦人立身之大
本也周南召南得以擅美於三代者既行之於前而此
又傳之於後則知教化之本原未有不始於齊家者易
稱王假有家勿恤吉者所以治天下之本乎 鄭氏曰
各帥其屬者自九嬪而下九九而相與從於王所息之
燕寢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亦相次叙九群妃進見

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
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
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白望後反
之月初卑者為始月望後尊者為先也 註疏凡祭祀
宗廟之祭耳婦人無外事也玉盥王敦受黍稷器后薦
之而不徹則贊薦之而已若豆籩之薦與徹皆助后后
之有事于賓客謂諸侯來朝后助王燕饗時九嬪從后
往當贊后事也王喪內外命婦哭皆依尊卑命數在后
後為前後列位哭之故須導帥使有次叙

世婦

鄭氏曰序官世婦以下具其名而不言數君子不苟於

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 王氏曰執箕帚以事人者
謂之婦記曰納女於天子備洒掃納女者以卑自稱猶
婦人之於姑也婦人之事人有廟嗣之義故謂之世婦
李氏曰自古婦人之賢者蓋不易得故其生則寢之地
以教其卑衣之褻以教其正弄之瓦以教之事既十年
則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
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五而
笄二十而嫁先嫁三月或教于公宮或教于宗室教以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毛用蘋藻所以
成婦順也如是而後備於從人之道况夫王之六宮當
貫魚之寵可以非其人哉後世人主不擇德而以色親

甚或取之娼優下賤如漢趙飛燕李夫人之屬是已曲
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言以廣子姓耳深山大澤實
生龍蛇母子傳類亦不可忽晉愍懷太子宫中為市使
人屠沽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先王之
制百二十人猶以無人而缺之至難至慎若此晉武平
吳後掖庭萬人復何義也人多則御幸不可徧怨恨由
是興費廣則財用不足支民眊所以困國家之敗何莫
由斯者耶

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為齎盛及祭之日
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禮古反
劉氏曰王與后之祭祀賓客喪紀外有百執事各帥其

屬夙夜厥職非不可以備其物致其誠也而必使九嬪
世婦躬泣乃事而女御之職又以贊世婦焉蓋以婦人
不事于宗廟賓客喪紀則不知所以事上之道使之豈
獨致已之誠哉亦所以役之艱難俾盡其敬也則關雎
之后妃召南之夫人立教於前而周官所以帥而習之
於後者斯其為教不亦大哉 註疏此婦人所掌祭祀
謂祭宗廟也賓客饗食諸侯在廟也喪紀大喪朝廟設
祖奠與大喪遣奠時也概拭也少牢禮概鼎俎概既甌
概豆籩之屬為猶差擇也泣臨也內羞房中之羞若糗
糗粉飧屬案少牢皆從房中而來故名為內羞也
王氏曰籩人醢人共內羞此世婦泣陳之也九嬪視御

世婦視大夫故王使之往弔于卿大夫之喪也

女御

鄭氏曰昏義所謂御妻也 王氏曰女御內宮之屬至
卑者也

掌御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
沐浴后之喪持翬從世婦而弔 于卿大夫之喪 驥所反

疏曰女御掌御叙于王不使九嬪世婦而使女御者防
上之專妬也 雜說女御以時叙御意者在上者無妬

忌之行而惠及賤妾乎觀小星之詩可見 李氏曰蓋
以女御官卑不敢習妬自專則九九之法行矣九九之
法行則內無怨女而子孫衆多矣夫男女人之大欲一

有失時則爲怨曠七月女心傷悲東山婦歎于室君子
憚於人情周家所以興也安得聚少女之色幽於深宮
之中而無進御之路則其性情之所感動何如哉四時
何以能和百神何以降福至於繼社稷之重其有寵之
人或不宜子非廣其禮將無及也然則聖人之意遠矣
鄭氏曰功事絲枲成功之事大喪王及后之喪翬棺飾
也持而從柩車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從之者蓋如使
者之介云 李氏曰男女之際人之所甚重前哲備言
之矣然而賢妃相成之道不世出亂國亡家者往往而
是蓋婦人之性陰昧而柔弱鮮克正也堯之試舜登降
二女以嬪于虞以觀厥刑焉以堯之女其淵源非不善

向日愛能以義理下其心則不漸以教不摩以
能行婦道明矣夫后妃同體於王其次嬪御亦所
幸舉事足以旋轉天地薄食日月其爲禍福可勝言
哉實則爲驕富則爲侈並罷則妬不答則怨憎則有
言愛則有私謁府庫或爲之空刑賞或爲之濫姦邪或
爲之昌忠良或爲之剝宗室或爲之盡家嗣或爲之易
惟薄或爲之不備社稷或爲之不食妹喜之殺桀妲己
之殺紂此類豈少哉成周內宰之職王宮之中自王后
而下至女御之卑皆受教皆習禮德皆正言皆順無治
容無廢功無侈服無衰道則閨門之內何有不肅溥天
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嫉

姤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兔置之莫不好德
於此見矣王道安得而不成乎

女祝之六反

四人奚八人

王氏曰王有大祝小祝而后亦有女祝之官 雜說夫
內宰掌宮中之祭祀矣而復有女祝何也或疑以為文
帝尚除秘祝而先王之時豈有此乎殆漢世執左道入
宮中者為厭勝之道也而不知古人通天人達幽明動
則有祭食祭先飯桑祭先蠶農祭先穡與夫祭五祀祭
先牧祭馬祖之類不一不惟忠厚不忘之音蓋神所在
有之祭則所在皆有外有司巫男巫內有女巫女祝所

以交三才之道不可不自盡焉

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
以除疾殃梗古猛反禴古外反禳如羊反

鄭氏曰內祭祀王之七祝之在內者竈門戶也 王氏

曰禱祈福也 鄭氏曰祠報福也 劉氏曰招梗禴禳

此四事皆祭也 疏曰招招取善祥梗捍禦惡之未至

禴除去見在之災攘推却見在之變異此四者皆與人

為疾殃 雜說先王后妃之賢道化盛行和氣充塞安

有疾殃先王正欲使后知戒懼耳

女史

八人奚十有六人

疏曰女史之於后猶大史之於王

雜說王后有女史視聽言動安得不正

劉氏曰女史八人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則非有道藝而知禮者不可以爲之也鄭氏以爲女奴曉書者非也此蓋擇嬪御之賢者爲之歟
橫渠曰周禮女八人爲女史令執彤筆在宮中書王后夫人以佐內治宮女德之善惡及進御煩碎之事皆書之故宮女懼而脩德

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王氏曰王后之禮各有所職如祭祀則有薦徹賓客

有獻酬之類女史掌之則王后非禮勿動矣 鄭氏曰內治之法本在內宰女史書而貳之逆內宮鉤考六宮之計書內令后之令也凡后之事以禮從亦如太史之從王

典婦功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典婦功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 雜說典婦功以下三官悉用士人先儒以爲此人主奢儉所係國家利害所關非士大夫爲之則害國政矣必不得與內官相關通如女祝女史縫人之類則悉用宦者內人耳

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齋九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齋音咨苦音古賈音嫁

王氏曰婦人絲枲之功絲以為帛枲以為布直麓良皆有常法其多寡皆有常數故曰婦式之法 疏曰大宰

九職云嬪婦化治絲枲是國中婦人有嬪婦之稱

鄭氏曰內人女功之事齋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九授當為受字之誤也國中嬪婦所作成即貢之不須獻功時辨其苦良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麓細皆比其小大 王氏曰而賈之計其所直 鄭氏曰書其賈數而著其物 疏曰典絲典枲處入于典婦功以待王及后

之用故頒于內府而藏之

典絲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纁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纁音贖織呂志反會古外反

王先生曰絲入若兗州厥貢漆絲青州厥篚屨絲及九職之嬪婦所貢及后宮親蠶者以為祭服 疏曰辨其

物絲有麗良善惡不同 王氏曰又以其所直之賈而
揭示之者防其以賤質貴也 鄭氏曰絲之貢少藏之
出之可同官也與功之時若温煖宜縑帛清凉宜文繡
外工外嬪婦也 王氏曰內工內人也 疏曰以物授
之則縑帛受以素絲文繡授以綵絲王以絲物賜人亦
然 王介甫曰典絲受良功而不受苦功典帛受苦功
而不受良功則絲之良麻之良皆典婦功所受也且典
絲所共則祭祀黼畫組就喪紀組文之物是乃王之致
美乎黼冕致孝乎鬼神也其受良功不亦宜乎
鄭氏曰有司之政令若司服弁師等之政令祭祀共黼
畫組就之物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類白與黑謂

之黼采色一成曰就 王先生曰祭祀之用絲者莫急
於是服曰黼畫則其服也曰組就則其冕也自衮冕九
章鷩冕七章而下皆畫衣而繡裳黼之於裳則繡矣此
言黼畫者蓋周人以黼為尚詩曰玄衮及黼書麻冕黼
裳不特此也巾則皆黼依則設黼席用黼純此典絲之
所以黼畫必首言也天子纁旒十有二就諸侯纁旒九
就以組為冕旒之就曰組就不特此也素絲組之用之
於馬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用之於佩駟琮七寸則用
之於玉知組就之為冕旒者以其用之於祭祀耳
疏曰喪紀共其絲者九裁縫皆用線綫共其縑者喪大
記曰屬縑以俟絕氣是已共其組者士喪禮握手玄纁

著組繫是已青與赤謂之文亦用絲為文繡故連言之
鄭氏曰飾邦器茵席屏風之屬各以其物會之種別為
計也 雜說古之內作不過絲枲縫染以備衣裳冠服
耳其黼畫組就等乃上以共祭祀飾邦器故官省簡而
財不蠹後世則不然故禹貢曰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
過十筭方今齋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
三工官費五十萬東西織室亦然

典泉

司里反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齋及獻功受
苦功以其賈捐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

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故書齋作資

劉氏曰總縷紵皆布名而有精粗之別麻枲麻也草苧

葛之屬 王氏曰以待時頒功亦以待興功之時頒之

于工授齋則授其所以為功之資也與典婦功同意

鄭氏曰典泉受苦功其良功入於典婦功以共王及后

之用 王氏曰頒衣服及賜予皆各以其物授之

王氏曰先王之於婦職王后帥之以蠶內宰又教之以

二事九嬪又教之至於婦功與絲枲亦皆有官以典之

及其獻功則后受之而內宰佐之典婦功之屬又皆辨

其苦良比其小大焉夫尊而王后卑而內人皆相帥以絲

枲之事而其詳至於如此其嚴者豈非天下之務唯本

之為貴耶男子之務本於農耕女子之務本於蠶絲苟
不忘其本而先之於上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布而邦之
財用所為足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其庸可忽
耶

內司服

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鄭氏曰內司服宮中裁縫官之長 王先生曰王有司
服而后曰內司服 註疏內司服縫人皆有女御者以

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也故得與八十一

女御同名欲見百二十人外兼有此女御之禮也

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榆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紗辨外

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九祭祀賓客共后之衣
服及九嬪世婦九命婦共其衣服共喪喪亦如之后之喪
共其衣服九內具之物 禕音暉榆音搖鞠居六反展
張彥反緣吐亂反衰七雷反

陳氏曰陽數九故王之吉服九陰數六故后之吉服六

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與

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內宰大祭祀裸獻則贊而天

地無裸內宗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不及外神此

可以見 鄭氏曰狄並當為翟翟雉名伊洛而南素質

五色皆備而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而成

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以為形而彩畫之綴於衣以為

文章禕衣畫翬者其色玄榆翟畫搖者其色青闕翟闕

而不畫其色赤此三者皆祭服也從王祭先王則服禕
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群小祀則服闕翟 王氏曰雉
之爲物交有特別有倫其性耿介則正直見乎內身備
五色則文明見乎外 鄭氏曰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鞞
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焉陳
道曰鞠衣其色黃黃者陰之盛色蚕而服之以其神外
內命嬪而蚕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以見后事之盛也
展衣其色白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擅擅之言
亶亶誠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
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嗟兮嗟兮其之
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
之義與禮合矣緣衣者祿衣也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

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婦專尚
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色素紗今之白縛也六服皆禘
制以白縛爲裏使之張顯今之有紗縠者其名蓋出於
此 王氏曰王之六服皆以素紗爲裏以示其德之一
也素則取其內之純白也紗則取其外之疏通也
疏曰外內命婦不得有六服惟得鞠衣已下三服尊卑
差次之而已亦皆以素紗爲裏 鄭氏曰內命婦之服
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
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
衣三夫人及三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
狄子男之夫人闕狄唯二王後禮衣 王氏曰記曰夫

人副禫此言上公之夫人也蓋上公與王同服衮衣則上公之夫人宜與后同服禫衣矣伯降上公一等則侯伯夫人宜服揄狄子男又降一等則子男之夫人宜服闕狄矣三公服用闕狄則三公之夫人亦宜服闕狄矣疏曰后祭祀共三翟賓客共展衣及九嬪世婦謂助后祭祀賓客時鄭氏曰凡命婦女御與外命婦也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也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疏曰后喪所共衣服者謂襲時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鄭氏曰內具粉祝線纒鞶衮之屬

為人縫扶用反

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鄭氏曰女工女之曉裁縫者

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翬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翬所甲反衣於既反

鄭氏曰線縷也劉氏曰掌王宮縫線之事以役女御

共王及后之衣服者奄所以董其工而役之裁縫者也女御所以取其制授之脩短者也王及后至尊矣非女工之所度量者也鄭氏曰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

則為役助之宮中餘裁縫事則專為焉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有時居於帷幕而

加文繡喪記曰飾棺君龍帷二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細六齊五采五具黼荒三黼翼二黻翼二畫翼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此諸侯禮也禮器曰天子八翼諸侯六翼大夫四翼

柳之材

染人染而險反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

暴暴而險反

王氏曰絲帛之質必待染而後成文

註疏春陽時陽

氣燥遠故暴曬其練練其素而暴之謂之暴練 王氏

曰慌氏凍絲帛皆晝暴諸日是也 疏曰夏暑熱潤之

時以朱湛丹秫舂以和擇故染纁玄而為祭服也凡六

冕之服皆玄上而纁下 王氏曰纁黃而兼赤色玄赤

而兼黑色以其陰陽相雜而成文 疏曰秋涼時方可

染五色夏五色之總名 劉氏曰禹貢羽畎夏翟羽色

自然而成五色者也染夏則染為五色以象之 疏曰

纁玄與夏總染至冬功成並獻之

追師追丁回反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鄭氏曰追治玉之名 疏曰詩曰追琢其璋

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經亦如之 編必先反

疏曰掌后首服對弁師掌男子之首服 鄭氏曰副之

言覆也所以覆首為之飾也其遺象若今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詩云副笄六珈又祭統曰夫人副禕立於

東房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編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鬘也服之以見王

王氏日記曰夫人副禕副配禕衣首飾之上也昏禮女次純衣則次配純衣而為之首飾之下也然則編之所

配在其中歟故其序如此 疏曰三槿之首服副也鞠

衣是衣編也祿衣次也 鄭氏曰治玉謂之追王后之

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縣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偁

鬘也王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 薛氏曰笄長一

尺二寸亦謂之簪 鄭氏曰外內命婦衣鞠衣禮衣者

服編衣祿衣者服次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

王氏曰喪紀笄而又加以經九嬪外內命婦所服亦如之

獲人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享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句素屨葛屨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
服之纁於立反句姜踰反散素但反

疏曰首服在上尊故追師弁師分掌之屨舄在下卑故
男子婦人同於屨人掌之 註疏服屨著服各有屨也
凡重底者名舄單底者名屨舄屨有句纁純者飾也纁
者牙底相接處綴條於其中句當為約声之誤也謂屨
頭以條為鼻約拘也取拘持為行戒純謂以條為口緣
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玄端黑屨青約纁純
素積白屨緇約纁純爵弁纁屨黑約纁純是也王吉服

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
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唯
祭服有舄玄舄為上禕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
以下皆屨耳約纁純三者同色凡屨舄皆有此三者三
者相將此欲互見其舄屨故舉一邊而言耳其色則同
也凡舄之飾如纁之次赤纁者王黑舄之飾黃纁者王
后玄舄之飾青約者王白舄之飾王及后之赤舄皆黑
飾后之青舄白飾凡屨之飾如繡之次黃屨白飾白屨
黑飾黑屨青飾素屨者大祥時所服去飾者葛屨自赤
舄已下夏用葛為之冬用皮為之此言葛明有用皮時
也 疏曰命夫之命屨則纁屨也大夫以上衣冠則有

命舄無命履命履中惟士爵弁纁履而已命婦之命履則黃履以下也以其外命婦孤妻以下內命婦九嬪以下不得服舄皆自鞠衣以下故用黃履也其鄉大夫卿妻及二十七世婦則皆以展衣白履為命履士妻及女御則皆以祿衣黑履為命履也命夫命婦之功履功履次於命履於孤卿大夫則白履黑履也案司服孤希冕卿大夫玄冕皆以赤舄為命舄以下仍有韋弁白履冠弁黑履故云次命履命履據婦人而言其實孤卿大夫則功履次命舄也九嬪亦以白履黑履於功履內子亦然蓋九嬪與孤妻內子既以黃履為命履功履之中有展衣白履祿衣黑履也世婦則以黑履為功履世婦之

命履既以禮衣白履矣其功履惟有祿衣黑履也女御上妻則惟有祿衣黑履為命履而已此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方得此履如王之中士已上是也若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及王之下士皆受職而不受服故其妻亦不得有命履也 王氏曰命履則以王命賜之者也 劉氏曰功履冬之皮履服功裘者散履卑者之素履也 鄭氏曰散履亦云去飾 王氏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者若吉祭則用赤舄黑舄等喪祭則有素履散履皆隨事之宜

夏采

下上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註疏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夏五色也爾雅有翬與鷩五采皆備而成章此所謂夏翟也有虞氏以為綉綉者注旄於干首也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 王介甫曰夏采掌大喪之復而置一官則其兼掌明矣 王氏曰掌復之官而謂之夏采者采色所以重生之道故也喪則衰素衰素則事死之道也復者所以幸其生故以采色

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效練繩證反 疏曰大喪王喪也復禮行於始死屬纊絕氣之後以招魂也 鄭司農曰士喪禮曰士死于適室復者一人以爵弁服升自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臯其復三降衣

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喪大記曰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言死而哭哭而復奠其復反故檀弓曰復盡愛之道也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檀弓又曰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喪大記又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婦人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雜記曰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家死於道則升其復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喪大記又曰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夏采天子之官故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太祖始祖廟也 王氏曰死

禮記卷之三十一 二十

者人之窮也窮則宜反本太祖子孫之本也故復之于
大祖 疏曰冕服者自衮冕以下六冕及皮弁爵弁等
復者各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各服朝服而復於太祖
之廟當升自東甬北面復危西上云皐天子復如是者三
乃卷衣投於前有司以篋受之升自阼階入衣於尸復
而不蘇乃行死事也 鄭氏曰乘車玉路也綏當為綏
字之誤也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干首
者必於太祖四郊求之王平生有事之處也

劉氏曰王之衮冕生常服之奉享于太祖之廟者也王
之大常生建諸玉路乘於四郊以奉祀者也及其始
則用以爲復而莫測其神鬼之奚往也故或以其服

以其乘或以其建或之其所往而致敬者或之其所居
而素安者或用其所暱而常侍者皐而復之庶幾其神
之復而可生也孝子盡愛之道無所不至矣是以夏采
復於大廟復於四郊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大寢小
寢 王氏日記曰復盡愛之道也先王所以愛其親其
至誠忠孝以至於此以此而率天下則民德其有不歸
於厚者乎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夫治而至於
民德歸厚其治之大成歟此夏采之職所以序之於天
官之終也

周禮集說卷第三

周禮集說卷第三



